

微小说

小卒过河

●王同举

工地不大,却也藏龙卧虎,几乎人人都有一手绝活,比如吹竹笛、拉二胡、打乒乓球等等,阿虎也不例外。

阿虎是专业架子工,也是一位十足的象棋迷。他的枕边时常摆着一本旧棋谱,闲时,他就把棋谱攥在手里反复翻看,还经常自个儿支起棋盘,左手执红右手执黑,玩“左右互搏”,按棋谱上的棋路演示、捉摸棋理,倒也乐在其中。阿虎擅长弃子攻杀,从不纠结对局中一两枚棋子的得失,尤其是对“兵(卒)”不上心,甚至有些嫌弃,任由对手吃,说“车”“马”“炮”才是棋局中的主角,“兵(卒)”没啥用,只有挨揍的份儿,还得抽调其它棋子护着,分散子力,不合算。

说到下棋技术,整个工地上也只有徐工能与阿虎匹敌。徐工是工地安全生产总监,性格沉稳,做事有条不紊,总是一副不急不躁的模样。他每日里在工地四周巡

查,这里看看、那里摸摸,不时拿出随身的小本本做记录,若见到有人违规操作,逮住就劈头盖脸地训斥一通,说安全生产人人有责,谁也不能掉以轻心,还说工地如一个大大的棋盘,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棋子,是棋子就得按规矩走,稍有不慎,行差踏错则万劫不复。阿虎每每听这话,心里就不乐意:“可别拿棋子说事,棋盘上往往是‘车’‘马’‘炮’打头阵,我们不过是小兵小卒,凭力气吃饭,能担多大责?”

在工友们的窜掇之下,阿虎曾与徐工对弈过一次。徐工执红先行,阿虎执黑。经过一番激烈厮杀、多轮交换吃子之后,双方子力均衡被打破,阿虎只剩下两枚“士”,而徐工那方除了两枚“士”,还有两枚“兵”。眼看对方小兵一步步向前推进,直逼九宫,阿虎无奈,只得弃子认输。弃子攻杀本是阿虎的强项,没想到这次竟输得如此狼狈。徐工笑哈哈地

说:“为了所谓的大局而舍弃小卒,不是明智之举啊。每一枚棋子自有它的用处,可别看小喽。”

一天,阿虎路过工地材料棚,看见棚底下堆放着几十根钢管,其中有几根钢管已经锈蚀,随时有断裂的风险。阿虎找到工地看管材料的人理论,说:“这几根锈蚀的钢管可不能用,万一出事就麻烦了。”看管材料的人懒得搭理他,说:“你一个架子工懂啥,少管闲事儿。”第二天,这批钢管被运送到工地现场,阿虎说什么也不肯用。两人都是犟脾气,拉扯了半天,结果架子硬是没能搭上,导致当天整个工地的活都停了。

工友们说,这次阿虎完蛋了,所作所为影响了整个工程的进度,怕是要被开除了。

没承想,老板在了解整个事件经过之后,不仅没有开除阿虎,反而在当月安全生产总结会上对阿虎进行公开表彰和奖励,说阿虎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安全故事的发

生,提议评选他为当月安全生产标兵,并号召所有工友向他学习。

上台领取奖金的时候,徐工拍拍阿虎的肩膀说:“你是一位合格的棋手,不仅能把控棋局,也能做一枚好棋子。”

打那以后,阿虎的棋风就变了,不再随便弃子,下棋时总把“兵(卒)”护得死死的,说:“小卒过河能当车使呢。”那神情,像一位骄傲的将军。

东园文学奖
征文选登扫码查看
征稿启事

随笔小札

父亲的后背

●李晓明



AI制图

“爸爸,你的后背很暖和。”儿子的小手就这样环着我,小脸紧贴着我的后背,那稚嫩的声音里全是满足。摩托车在晨光里缓缓前行,初冬的寒风掠过耳际。儿子那一句稚气的话恰如一枚温热的小石子,突然投入我记忆的深潭里,泛起了层层涟漪。那暖意恰似我父亲后背的温热,穿过岁月,传递到了当下。

童年的很多时光,都是依附在父亲那辆二八大杠的后座上。他是一名“义务邮递员”,空闲时间总在乡野的阡陌之间穿梭,我便成了他车后座上小小的一个“物件”。父亲的后背就像门板般厚实。那时候,我也喜欢双臂紧紧环抱他,脸颊贴在那件洗得泛白且微微粗糙的绿工装上。车轮碾过土路,颠簸起伏,我的

小身子也随着车势摇晃,父亲的后背就成了极安稳的靠山。那后背在日复一日的路途上,在风霜雨雪的侵蚀之中,始终是温热且坚实的依靠。车行过处,眼前铺展开了田畴,绿意悠悠地绵延到天边,但是父亲的后背却成了我眼中唯一不曾移动的景致,它好似一堵挡风的墙,圈住了我满是暖意的整个童年。

忆起那深秋里的雨夜,雨势汹汹,天地间一片混沌。我缩在教室屋檐下,雨水溅湿了裤脚,寒意直透骨髓。正慌乱时,一个穿着厚重塑料雨衣的熟悉身影,在昏黄的灯光里匆匆跑来——是父亲。他缓缓地蹲下身,把我轻轻地裹进雨衣里,然后稳稳地背在背上。我冰冷的脸颊瞬间贴上了他后背那温热的衣衫。他深

一脚浅一脚地迈进泥水里,每一步都走得沉甸甸的,却又稳稳当当。那个夜晚风雨喧闹,只有父亲的后背清晰又温热。

后来,我离家去外地求学,父亲骑摩托送我到候车亭。每一次,车开动时,我往窗外看,父亲仍伫立在原地。那身影于扬起的灰尘中慢慢缩小,竟呈现出几分我从未发觉的佝偻,恰似一棵秋收过后弯向田地的老稻穗,沉甸甸的,却还执拗地挺直了最后的筋骨。在离别的风中,那饱含孤寂与坚韧的背影,刺痛了我的眼睛——过去时光里父亲的背影,并不如记忆当中那样全都伟岸,那微微弯曲的脊梁里,静静地藏着干默默的负重与凝望。

多年以后,我回到村里担任村干部。面对着那陌生的农事和土地,我竟好似一个迷路的儿童。而父亲,默默地推出那辆越发显得陈旧的摩托车,示意我上车。后座上,我双手扶着他的腰,默默感受那熟悉的后背。突然觉得,父亲的后背不再如往日那般宽阔和厚实。

田埂上,摩托车缓缓前行,父亲偶尔停下来,对着耕作之事指点一二,也絮叨着工作的事情。我抱着他,恰似环抱着一本行走的、带温热的乡土志。父亲那微驼的后背,在秋阳之下,好似一座缄默的山丘,它往日曾背负起我的童年,如今又背负起我磕磕绊绊的成年,在土地的纹路之上徐徐挪动。

此刻,儿子的手臂温暖地环抱着我。我突然明了,童年时的避风港——父亲的后背,并非在岁月中消逝,而是像大地一样将养分静静融入我的骨血,把挺立的力量传给了我。

生命如河,父亲的后背便是那渡人的舟桥。他载着幼时的我淌过懵懂岁月,如今,我的后背亦成了儿子初涉人世的小舟。父亲的后背虽已弯如老桥,却依旧坚韧地横跨于时光之上——它以血肉之躯为梁,无声传递着暖意,让一代又一代人,得以踏着这温暖的桥,稳稳走向前方未知的苍茫。

此时,风已停歇,只有那血脉里暖融融的意韵,在悄悄地奔涌、流淌……

诗人心语

夜巡者

●李全伟

路灯将身影拉长,像一束
灵动的光标,划过沉睡的夜

电筒的灯光如利刃
划破黑暗的帷幕
脚步轻碾碎石,沙沙作响
落叶飘零,是夜色碎裂的梦

风肆意穿梭,钻进衣领衣袖
夜巡者攥紧胶棍,目光如鹰隼
车库的铁马,整齐列队
幽蓝的光晕,轻抚监控数字

此刻,三更的夜正深沉
邻里的鼾声,如起伏的潮汐
婴儿在梦中踢开被子
老人轻咳,是长夜的轻叹

袖章浸着夜露,泛着清冷的光
反光条亮着,像两颗安静的星
夜巡者用清醒,丈量夜的深度
每一步,都踏在时光的琴弦上

直到天光初绽,轻轻落在他的肩章上
他交出一个
带着露水与希望的完整清晨

